

人文科學叢書

高宣揚◎主編


人：  
宗教的太陽

費爾巴哈宗教哲學研究



23

李毓章◎著

 遠流出版公司

人文科學叢書

李毓章◎著

人：宗教的太陽

費爾巴哈

宗教哲學研究

高宣揚◎主編

人文科學叢書 23

人：宗教的太陽  
——費爾巴哈宗教哲學研究

---

著者 李毓章

主編 高宣揚

責任編輯 黃訓慶

---

發行人 王榮文

出版·發行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184號7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365-3707

傳真/(02)365-8989 (02)365-7979

---

著作權顧問 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

排版 天翼電腦排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優文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 1995(民84)年12月1日 初版一刷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45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2694-4

# 總序

人文科學，從其拉丁詞源 *humanitas* 開始，就突出了一切與「人性」和「人的文化」有關的學問、認識、道德和行爲。因此人文科學很自然地成爲了人性和人的價值的理論結晶，最能體現人類本性的可貴品質及其無限潛力，成爲人類文化及在其中體現的富有進取性和創造性的人類精神的自我表現。雖然，作爲一個科學語詞，*The Humanities* 在西方只是從十五和十六世紀，爲區別於中世紀的神學而才開始被使用，但人文科學的各門學科，作爲以人性爲基點的各種邏輯認識體系和研究成果，早從古希臘時代起，便已經隨著人類文化總體的發展而存在並不斷地完善化。法國著名哲學家列昂·布倫斯維克 (Léon Brunschvicg, 1869-1944) 在其著作《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Expérience humaine et Causalité physique*, 1922) 一書中說：早在蘇格拉底的時代起，人文科學的各種研究就試圖引導人類本身正確地置身於具有自我判斷意識的自身良心之上 (見《人類經驗與物理因果性》原版第 576-577 頁)。另一位美國哲學家兼專欄作家瓦爾德·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1889-1974) 則直截了當地主張用一種基於人性的道德去對抗有神論，顯示人在神面前的威力：人不再信仰天上的神或彼岸世界的權威；人必須完全在人類經驗之中證實其正義性。因此，人活著，應該堅信自己的職責並不是使自己的意志服從上帝的意志，而是服從關於保證人類幸福的最可靠的知識 (Walter Lippmann, A

*Preface to Morals*, 1929, p. 137)。

人類文化發展的全部歷史，證明了人文科學不愧是人的創造精神和人的尊嚴之最高理論表現。語言學、人類學、神話學、宗教學、歷史學、法學、政治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哲學、文學、美學、倫理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及其不斷節生而又相互融合的分支，構成了人類文化寶庫中最直接、最深刻和最奧妙地顯示人類靈魂的知識精華的匯聚點。

這就是爲什麼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指出：「對於會讀歷史的人來說，可以發現有一條令人讚賞的邏輯法則在發展著；在這一邏輯法則中表現了整個人類像一個整體一樣活動著，像一個獨一無二的精神那樣思索著，並步伐整齊地實現其行爲。」(巴爾扎克：《著作集》，七姐妹文學叢書法文版，第一卷，第394頁。)在歷史中不斷發展和不斷豐富的人文科學，不管它有何等雜多的內容，何等不同的學科形式，何等劇烈的對立觀點和流派，歸根到底，都是、也只能是人類精神和人性的概念化和邏輯化，也是人類意志和情感的語言凝結物。

因此，研究人文科學將有助於認識人類本身，認識人類文化的價值，提高人的尊嚴和道德，振興和推動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人文科學既然與人類整體緊密聯繫，它的發展也自然地維繫於社會的發展。近二、三十年來，由於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結構的急劇改變，人文科學也產生了新的發展動向。這種動向，在某種意義上說，預示著人類及其整個文化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根本性變化。

一九八一年召開於法國舍弗勒(Sèvres)的法國人類學代表大會所得出某些結論，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人類學在其發展史上從來沒

有像今天這樣近似於哲學——在許多情況下，人類學與哲學在研究關於「人」的知識領域時，往往提出幾乎類似的理論推理。同樣的，作為一門人文科學，哲學史也不斷豐富著在歷史運動中的人類學。人類學與哲學的相互滲透，或者說，人類學的哲學化或哲學的人本化，具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論上的根源。近半個世紀以來在自然科學界的許多新突破，使西德哲學家哈伯瑪斯、法國哲學家莊·弗朗斯瓦·李歐塔等向科學本身提出了所謂「合法性」(Legitimation)的問題。在同一個提問題的方向上，哲學家 and 人文科學家們也相應地提出了人類文化構成的「象徵化」或「符號化」(Symbolization)的問題。這種研究趨勢表明：人類認識的途徑本身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嚴格檢驗。一九七三年哈佛大學的傑拉德·荷爾頓(Gerald Holton, 1922-)教授發表了兩本很有分量的書：《科學的想像》(*The Scientific Imagin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和《科學思維的論題根源：從卡普勒到愛因斯坦》(*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Kepler to Einstei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傑拉德·荷爾頓看來，以理性為基礎的科學，始終都從「源遠流長的哲學」(Philosophia perennis)中汲取最基本的營養。毫不奇怪，那些傑出的科學家們——諸如費耶阿本(Paul Feyerabend, 1924-)、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 1922-)等人——也親自深入到哲學認識領域中，提出了震撼人類文化根基的深刻問題。西方文化把與此相聯繫的問題概括成「科學與文化的現代性」(Modernité)。這一範疇的表現表示了人文科學和整個文化的新紀元的到來。

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不但沒有推翻人文科學，反而更進一步地證實了：人文科學並非像經常那樣被看作是「不確定的」知識體系，

而是像自然科學那樣，根植於人類精神本身。毋寧說，作為人的價值在知識大樹上結成的果實，人文科學更有理由成為自然科學與整個文化的邏輯基礎。

如果說，在古典時期，人們習慣於把人文科學基於歷史的發展，因而把歷史學看作是整個人文科學的基礎，如同數學被傳統地看作自然科學的基礎那樣，那末，在當代的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研究中，語言學的突出作用已經不證自明了。一切科學，歸根結底，是在語言中展開並證實其「合法性」的。語言是人類文化的基礎和創造手段。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突破了語言學研究的許多傳統封鎖線，使語言研究成為了揭示人類精神奧秘的鑰匙。弄通語言之門，就如同使一位啞巴說話一樣，頓時也撬開了思維之竅門，逕直溝通了人的內在與外在世界的交流。因此，語言學的研究全面地推動了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哲學、文學及美學的發展，也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於是，在人文科學中，一種所謂「溝通（或傳播）科學」(Sciences de la Communication)和「溝通哲學」(Philosophie de la Communication)也應運而生。這類溝通學開闢了新的認識領域，為一切科學和所有的人之間的「對話」提供了可能的前景，也為人文科學的研究走出原有的傳統領域。

語言學的研究也向歷史學研究提出了挑戰。如果說推崇理性的普德南(Hilary Putnam, 1926-)也承認歷史的優先地位的話（見其著作《理性、真理與歷史》*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1981）；如果說，米謝·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也注重研究人類性情形態和人的認識體系的歷史的話（見其著作《語詞與事物》*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 1966），那末，語

言學的研究就直接地揭示了「歷史之賦予存在以形式」的重要作用(見 Philippe Ariès 之最新著作《在死亡面前的人》),也同樣地揭示了歷史作為「敘述」(Narration)之本來面貌。作為科學方法的「敘述」乃是具有「認識論戰略地位」的科學知識的基本方法——保爾·李克爾(Paul Ricoeur, 1913-)在其最新著作《時間與記述》三卷本(*Temps et Récit*)中就把研究焦點集中在 Récit (記述)之上,顯示了歷史學本身因現代科學與現代語言學研究的衝擊而發生一次「大爆炸」(Big-Bang)之複雜情形。

總之,科學技術的新成果,作為人文科學基礎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的新突破,作為直接以「人及其文化」為對象的人類學的深化,以及一系列對人類認識過程發生根本影響的社會因素的出現,促使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相互對話的過程中,在同社會政治生活既保持聯繫、又保持本身獨立尊嚴的處境中,向著人類共同體的「宏觀結構」(Macro-structure)和人類意識的「微觀現象」(Microphénomène)進行更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加固了人文科學在人類文化總體中的特殊地位。

這套《人文科學叢書》從形式上來看具有通俗普及的意義,但就基本宗旨而言,乃是人文科學本身在當代社會中進行自我確立的一種嘗試。因此,它渴望一切珍愛文化和尊重人的尊嚴的人士的愛護和支持。願這知識之花在成千成萬的文化愛好者的澆灌下茁壯成長吧!

高宣揚 謹識

一九八七年初冬於巴黎



# 目 錄

總 序 .....	高宣揚
前 言 .....	1
第一章 費爾巴哈宗教哲學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 .....	7
第一節 歷史-社會環境 .....	8
第二節 哲學-宗教哲學領域的論爭 .....	13
第二章 費爾巴哈宗教研究活動和主要宗教哲學著作 .....	35
第一節 1839 年前的費爾巴哈 .....	35
第二節 四〇年代的論著以及同青年黑格爾分子的論爭 .....	40
第三章 費爾巴哈早期宗教哲學思想 .....	57
第一節 論理性 .....	57
第二節 對死與不死的探討 .....	62
第三節 論宗教與哲學的關係 .....	70
第四節 論奇蹟 .....	80
第五節 關於「實證哲學」及所謂黑格爾哲學的「非基督性」 問題 .....	85
第四章 人本學宗教哲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 .....	99
第一節 人本學關於人的學說 .....	99
第二節 人本學宗教哲學的方法論 .....	126

第五章	人本學宗教哲學論宗教的規定性	143
第一節	論有神宗教的要素	143
第二節	論宗教的感性特徵	159
第三節	論宗教的分類	163
第六章	人本學宗教哲學論宗教產生的根源	171
第一節	近代一些學者的啓示	171
第二節	依賴感是宗教產生的心理根源	176
第三節	宗教起源於人的願望	183
第四節	幻想和想像力是宗教產生的理論根源	187
第五節	從多神教向一神教的過渡	195
第七章	人本學宗教哲學論宗教的本質	205
第一節	宗教是人類本質在自身中的反映	206
第二節	宗教是人的本質的異化	213
第三節	宗教是「顛倒」的世界觀	226
第八章	人本學宗教哲學論宗教的社會功能	239
第一節	宗教與文化	239
第二節	宗教與政治	245
第三節	宗教與道德	253
第四節	宗教與科學	263
第九章	人本學宗教哲學對基督教基本教義的評析	279
第一節	對上帝存在證明的批判	279
第二節	論三位一體和神人基督	288
第三節	論基督教的不死信仰	297

---

第十章	費爾巴哈宗教哲學的歷史地位	315
第一節	費爾巴哈不是無神論者嗎？	316
第二節	費爾巴哈與近代反宗教的啓蒙	321
附錄一	簡論黑格爾的宗教觀——兼評費爾巴哈在宗教問題 上同黑格爾的關係	335
附錄二	費爾巴哈與施特勞斯、鮑威爾和施蒂納的論爭	361
附錄三	馬克思與費爾巴哈宗教哲學	395
後 記		423
人名索引		425

# 前 言

本書探討的內容是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 1804-72）的宗教哲學（Religionsphilosophie）。那麼，在他那裏，亦或一般地說，在宗教研究沒有成為獨立的學科、即宗教學（Religionswissenschaft）沒有產生前，宗教哲學研究的問題有哪些呢？宗教哲學和宗教教義學（Religionslehre）的區別是什麼呢？

宗教是遠在人類原始社會就已出現的社會文化現象，但人類對宗教提出某種看法卻是文明時代的事情。就像許多學科在自己沒有發展為獨立學科以前而包含在哲學之內一樣，宗教研究在十九世紀七〇年代之前也還沒有從哲學中分離出去。就西方而言，誠然自希臘起，特別是基督教產生以後，就有了從宗教立場利用哲學肯定神和闡明神存在的思想，以及思辨的系統化了的基督教神學（基督教哲學）。但同樣也是自希臘起，尤其是文藝復興以後，一批又一批思想家、哲學家從非信仰或懷疑信仰的立場，論述、評析了宗教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諸如神的存在、神的屬性、神（宗教）的產生、奇蹟、靈魂不死、來世，以及宗教的分類、演變、功能等等問題。不過，總的說，他們的宗教觀（宗教思想）還比較零散，不完備不系統。就是十八世紀法國無神論，也主要是從理性與信仰、知識與愚昧的對立出發，把宗教當作既定的否定對象即一個給予的經驗事實（現象）看待，並據此批判、攻擊、乃至否定宗教。這種以無神論為表現形式的宗教理論，雖然在當

時對人們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作用，它的歷史作用也不可低估，但就思想的深刻而言，它是鄙陋淺薄的。康德（Immanuel Kant）在理論理性領域否定上帝，實際上也還是以理性與信仰的對立為前提。因此可以說，儘管反宗教的啓蒙是近代啓蒙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但在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以前，還很難說得上有什麼完備形態的、把宗教當作一個認識對象的宗教哲學。

嚴格說來，真正把宗教當作認識或考察的對象，使得對宗教的哲學探討有了較完備較系統的理論形態，始於黑格爾。這是他的一大功績。「宗教哲學」不僅是他廣泛使用的概念，而且作為他的精神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他從絕對精神是上帝，因而上帝是人應當並且能夠認識的對象這一基本思想出發，規定了宗教哲學的對象、內容和任務，提出了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宗教哲學同哲學、神學的關係，等等。更為重要的是，黑格爾以淵博的知識和辯證的思維方式為基礎，具體闡發並論述了宗教概念（神、宗教意識和宗教崇拜等）、宗教的產生、宗教和時代與國家的關係以及歷史上不同形態的宗教等等對宗教研究至為重要的一系列問題，揭示了宗教由低級向高級逐步發展的歷程和揚棄宗教這一絕對精神異化形態的必然性，論述、評析了基督教教義及神學幾乎所有內容。而他關於人（誠然是精神的自我意識的人）是上帝、上帝是人的論點，無疑是對後人富有極大啓迪意義的論點。毋庸置疑，黑格爾宗教哲學的致命弱點是很明顯的。他的哲學與宗教有著同一對象的觀點，既使他把理性神學化，又把神學理性化。他肯定了從哲學立場研究宗教，即把宗教當作認識對象的重大意義，但同時又認為，從思想上把握宗教並為信仰服務的真正神學「本質上同時是宗教哲學」，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也就是宗教哲學❶。

作為十九世紀德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夕的哲學家，費爾巴哈適應時代和民族的需要，一生致力於宗教哲學的研究。他雖然使用過「宗教學」一詞，但這是指基督教神學或教義學，是在否定意義上使用的。他用宗教哲學稱謂自己的以無神論為表現形式的人本學宗教學說，甚至宣稱他的新哲學就是宗教哲學<sup>②</sup>。於是，在黑格爾那裏還只是哲學（體系）一個部分的宗教哲學，在費爾巴哈這裏則通過新哲學這一稱謂成了獨立的學科。這種基於否定宗教信仰而把宗教研究當作獨立學科的看法和作法，在費爾巴哈之前還很少有人這樣提出和做過。

就費爾巴哈的針對有神宗教而提出的宗教哲學來說，它的內容是極其豐富的。他認為，宗教是人創造的，是人以信仰方式實現自己目的的手段。人是宗教的目的，宗教的中心、太陽。但是無論宗教本身還是宗教信徒都不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反而把人當作神（上帝）的工具，把宗教當作人生的基礎，社會政治的和道德的基礎，圍繞這個人創造的虛幻的太陽旋轉。因此，他的宗教哲學的使命就在於，用人、而且是感性現實存在的人這個宗教太陽的陽光，照亮宗教的黑暗王國，「把宗教還原到人、人本學，證明人、人本學是宗教之真正對象和內容」<sup>③</sup>，證明神學是顛倒了的人本學（Anthropologie），從而使人由愛神者變成愛人者。人本學宗教哲學要從人認識宗教，也要從宗教認識人。基於這些基本觀點，費爾巴哈提出了有神宗教與無神宗教，闡述了有神宗教的要素、影像特徵及其與哲學的關係、與藝術的區別。他從人以及人的個體與類的分裂這個人與神分裂的宗教起點著手，揭示了宗教產生和長期存在的根源，以及伴隨著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宗教由低級向高級的「上升」過程。他闡述了宗教的本質，也就是分析了宗教是人的本質在自身中的反映，是人的本質的異化以及如何異

化的，並用愛的宗教揚棄有神宗教的異化等內容。他通過宗教對文化、政治、道德以及科學的作用的分析，論述宗教在社會生活中的否定功能。等等。就他對基督教的批判研究來說，他既通過基督教教義秘密的揭示，正面的直接地證明了人、人本學是宗教的本質和真理；又從對基督教神學矛盾的揭露，間接地從否定的方面說明了上述基本觀點。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富有鮮明的批判性。它不僅全面地系統地批判了基督教教義及神學，而且把批判的鋒芒指向實證宗教（positive Religion），以及思辨神學（spekulative Theologie）、思辨宗教哲學（spekulative Religionsphilosophie），特別是使它自己得以產生的黑格爾宗教哲學。

和黑格爾把宗教哲學僅僅規定為認識、思維宗教的看法不同，費爾巴哈在肯定這一點的同時，強調必須聯繫對宗教信仰的態度來看待宗教哲學。這是區分為信仰服務或以信仰為基礎的宗教哲學（如基督教哲學）和以否定信仰為前提的宗教哲學的阿基米德支點。他說，「以往的宗教學（bisherige Religionswissenschaft）的最高原理，乃是斷言……『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幾乎無例外地信仰一個神，即信仰一個超感性的、超人間的存在物』」<sup>④</sup>。宗教哲學和宗教教義學的區別就在於：「在宗教哲學中，事物被思維；宗教教義學則不思考，它只是說出宗教的存在物並把它當作無可置疑的信仰原則」<sup>⑤</sup>。宗教哲學必須否定信仰亦即否定神，從而成為無神的或否定神的宗教哲學。這是宗教哲學之所以是宗教哲學的一個本質規定。也只有從這一角度，才能確定把宗教當作認識對象的意義和價值。在費爾巴哈看來，他自己的宗教哲學就是無神論的宗教哲學，因此，它不僅不同於、而且恰恰是針對企圖從哲學論證宗教的實證宗教（哲學）和啓示哲學；它既不同

於歷史上把任何一個無稽之談當作事實的基督教神話學 (christliche Mythologie)，也不同於把信條證明為邏輯的形而上學真理的思辨宗教哲學。費爾巴哈的這一論點至今仍有它的現實意義。

從思想方面說，費爾巴哈宗教哲學的豐富內容和光輝成就無疑得益於它的理論基礎——人本學關於人的學說。同樣，人的學說的唯心史觀的局限，也使它有著不可避免、不可忽視的缺陷。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費爾巴哈的以否定神為根本特徵、以宗教批判為主要內容的宗教哲學，在黑格爾以後的德國起了劃時代的作用。如果宗教學是研究宗教的產生、本質、發展規律的學問這一界定能夠成立的話，那麼，人們基於費爾巴哈（還有黑格爾）的宗教哲學的內容，可以把他們的宗教哲學看作是「前宗教學」或「準宗教學」。

自從馬克斯·繆勒 (Max Müller) 提出「宗教學」(science of religion) 概念以來，宗教學作為研究宗教的獨立學科走上了蓬勃發展的大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遠不是黑格爾、費爾巴哈的宗教哲學所能比擬的。中國大陸自八〇年代以來，宗教學研究也日趨興盛。但這門學科畢竟還年輕，我們起步也較晚。人們對這門學科的一些基本問題，諸如宗教學的界定，它是規範性學科還是描述性學科；宗教學的分類，它包含不包含宗教哲學，如果包含的話，那宗教哲學研究的內容是什麼；以及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與科學無神論的關係等問題，還有著不同的見解。等等。這是科學發展過程中的正常現象，是一門學科處於初創階段不可避免的現象。此外，從當代宗教學的角度，如何批判地對待以往的宗教哲學（這裏主要是指以非信仰為前提的宗教哲學，但也包含以信仰為前提的宗教哲學），也還是需要繼續探索的問題。筆者認為並深信，辛勤耕耘終有所獲。只要馬克思主義宗教學者堅持



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貫徹百家爭鳴的方針，中國大陸宗教學的研究一定會有長足的進展，爲人類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

---

- ❶ 參見本書附錄一，以及筆者爲《黑格爾辭典》（張世英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撰寫的〈宗教哲學〉、〈上帝（神）〉、〈神學〉、〈基督教〉、〈泛神論〉等條目。
- ❷ 參見《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中文版（據葛利高利揚主編，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編譯，俄文版《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莫斯科，1955〕編排，中譯或依德文版，或依俄文版，三聯書店，以下簡稱《選集》），上卷（王慶、洪謙等譯，1961），第116頁（〈關於哲學改造的臨時綱要〉，洪謙譯）。這裏「宗教哲學」具有「有神的」宗教哲學和「無神的」宗教哲學雙重含義，參見本書第五章第一節。
- ❸ 《選集》，下卷（榮震華、王太慶、劉磊譯，1962），第17頁。
- ❹ 《費爾巴哈全集》（*Gesammelte Werke*，舒芬豪艾爾〔Werner Schuffenhauer〕編，Akademie Verlag, Berlin，以下簡稱《全集》，柏林版），第7卷（1969），第276頁。
- ❺ 《全集》，柏林版，第8卷（1969），第251頁。